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四十二回 姜先生有心粉飾 安小姐無奈周旋

詞曰：百竊黃齏，須了今生事；一縷紅絲，須是前生係。人事有推移，盡是天安置。智似靈龜，何嘗無灰期？巧似蜘蛛，何嘗不忍饑？千年薦福碑，幾日滕王記？勸君莫強求，須等時辰至。

閒言按下。

接講姜醫生對安老爺、夫人道：「昔日曾有一人，姓姚，名君瑞，做過一任杭州通判，帶了夫人上任，得此蠱症。路過蘇州，將船泊在虎丘。蘇州名醫都請到了，並無識者。那時有人薦與我看，不意此人患了此症，半年有餘，還可醫治。包了他一個月，醫全愈了回去。目下臨姑娘看來才起了兩、三個月，日子不多，根基未足，還可有商量；若到了一年之後，便不能救了。」安老爺聽得，撫掌大笑道：「果然算得個名士醫家！但老夫也知道有此蠱症，不知怎生用藥，還要請教。」姜先生道：「老爺有所未知：醫家傳藥不傳方，教做藥遇有緣人。但此症非是那些官藥的用法。那年記得還存得有些末藥，不知可在否，我今回去找尋，自然著人送來，開明藥引。只是一件：太太要吩咐家下人等不可上樓，恐污穢過人，不是兒戲。」談氏太太連點頭道：「拜托先生，早些送來要緊。醫好了，定然重謝！」姜先生告別，夫人、小姐相送至腰門。姜先生辭出，上轎而去。

再言太太吩咐丫環婦女：不可在他跟前，等他一人獨自用藥。看姜先生回來用些什麼東西。又命小姐：「你也不可看他用藥。我等藥來，自然命人送上樓去，與他自煎而服。」眾人嘈嘈的說道：「我們的性命也是要緊的，不可上樓去看他。」

不言眾人背後之言，再講姜先生回去，心下想來：「若用煎藥打胎，恐怕安老爺認得，反為不美。」合了一方打胎的末藥，開了一單：用生薑麻根一把，紫玉簪花葉兩片，搗汁，木瓜酒送下。再用淨桶一個，糊刷一把，皮紙條不拘多少，等他打下來時，即將淨桶封好，送至郊外埋去，永除後患。眾人不可私看，看見即得此症，要緊、要緊！」寫明，著人將藥共單送到安府。家人傳送進去，太太打開藥單一看，照單將藥引準備周全，送至後樓。諸事齊備，又命人送了晚飯，吩咐：命臨妝吃飽了，好吃藥。

再言小姐命丫環扇著幾個炭爐，取將上樓。小姐告了老爺、夫人，回轉後樓。門關上，由恐有人前來觀看。自己淨了臉，改了晚妝，將風爐取到臨妝房門首，燉的開水，喂的是蓮子糯米粥；各樣事都備得現現成成。將自己房內的燈兒吹息，到得臨妝這邊來，問道：「可曾用飽了晚飯？」臨妝回道：「用過了。但不知姜先生的末藥是怎麼吃法？」小姐將藥引所用之物說了一遍。停了一停，外面起了一更，樓下的人且尚未靜。

等到更餘時分，小姐心下暗想：此刻已是時候了。取了燈，到自己房中，拿了些剪碎的人參，都放在鑊子內煎將起來：怕他人弱要脫。將藥包打開，倒在碗中，用木瓜酒調成，遞與臨妝道：「趁熱些吃罷。」你道瑞雲小姐為何這等小心服侍與他？此刻叫做兩人合了一條命。昨晚逼他尋死，也是無奈；今日既有了姜先生的妙藥，料想靈效，焉有見死不救之理？況且平日臨妝本來為人妥貼，故爾小姐此刻：

親身服侍煎湯藥，權作今朝下賤人。

豈可旁觀忍袖手？焉能不救看船沉！

臨妝蹙眉苦臉，不肯吃藥。小姐見他這光景，說道：「難道比死又苦些？還不快快吃將下去！」臨妝道：「多蒙小姐的蕙意，叫我如何受得起！」說罷，連忙接過藥碗，覺得其味難聞，臨妝只得慢慢的用了一半。小姐又衝上些木瓜酒，代他用箸子樓了一樓，候他吃畢，將碗接過一邊。

坐了一會，聽得外面打過三更，猛然的藥性漸漸發了，臨妝雙手捧著肚腹，咬緊銀牙，口中罵道：「呂昆賊呀！你害得我好苦！」只痛得他：

雙眉緊皺銀牙咬，刀絞柔腸冷汗淋。

傷心不敢高聲哭，陣陣猶如烈火焚。